

寶安西鄉北帝「三月三」廟會大巡遊活動現場。
記者 陳彥潔攝

港深地名故事

講老深圳、老寶安肯定少不了講西鄉。作為廣府文化的代表，西鄉一直被視為本土文化的正宗。從方言到美食、祠堂到廟會，西鄉都有代表性。不僅如此，西鄉自古至今幾乎又都是移民匯聚，成為灣區融合最早的歷史故事。

尹昌龍

尹昌龍 作者簡介

北京大學文學博士，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。現任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委主任、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專家委員。曾任深圳市閱讀聯合會創會會長，深圳市文化局特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，深圳市文體旅遊局（新聞出版局）副局長，深圳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、董事長。主要著作有：《1985：延伸與轉折》《重返自身的文學》《別處的家園》《全球化的煙花》等，主編《深圳全民閱讀發展報告 2016、2017、2018、2019、2020、2021》，編著《文化深圳從閱讀開始》《以書築城 以城築夢：深圳書城模式研究》等，曾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、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等。

多元文化匯聚 開放包容發展 通江達海之利 促成西鄉融灣

於河海交匯處融合發展

1 寶安西鄉最大的特點是既面江又朝海，面江即面向西鄉河，而朝海即面向深圳灣。所以講，西鄉最大的資源就是岸線。

在西鄉河匯入前海灣的地方，也就是今天所講的西灣，生長着大片的紅樹林，這是被特別保護的樹林物種。越是在河流入海口，就越是具有大片的紅樹林生長，這是南方海域所特有的景觀。談到深圳的紅樹林，大多關注福田和南山，殊不知在寶安西鄉也有着大片紅樹林的存在。西鄉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片鹹淡水交匯的文化，既有農耕文明的特色，又有海洋文化的特色；表現在方式上，既有耕地的農民，又有從事貿易的商人，同時還有大量的手藝人，甚至有同時兼具幾種行業的人群。進入近代以來，西鄉還成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，河運與海運的疊加，造成了發達的物流業，加之附近新安故城的碼頭一度淤塞，西鄉更是成為重要的貨運港口。

如果從近兩百年西鄉最直接的口口來源來看，這裏有大量來自東莞、廣州、中山、江門等地的廣府人，也有遠從粵東乃至閩西輾轉而來的客家人，當然，還有潮州人和疍家人，以及來往香港與西鄉之間的商務人群。西鄉一度成為大灣區物流與人流交匯的一個重要目的地。一位西鄉歸僑老人憑記憶所繪就的《西鄉晚期繁

華錄》，無論是建築、集市、人群等，都呈現出聚集度很高的街區景象，因此又被稱為西鄉的清明上河圖。與當年東京汴梁的《清明上河圖》不同在於，這裏不僅有「上河」的景象，還有「上海」的景象，稠密度和開闊度都很高，足以想見當年西鄉的繁盛景象。

而講到人口匯聚，晚清以來主要是廣府和客家兩大族群。值得關注的是，清復界以來，大批客家人南遷、西遷至此，西鄉可以說是本土的廣府人與外遷的客家人交匯交融的重要空間，土客械鬥曾經是廣東移民史上極為常見的一種社會現象，但在西鄉總體尚未發生，尚能做到和睦相處。有爭鬥有區隔，但大規模的械鬥並不多見，足以顯示出西鄉因地理和商業因素而帶來的巨大包容性。當然，這種融合也並不完全徹底。據了解，直到改革開放之初，尚在同一學校上學的學生，廣府佬從左門進，客家佬從右門進，呈現河水井水涇渭分明的樣子。但隨着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外地移民大規模湧入，這一現象算是徹底消失了。

濃鬱的煙火氣和香火氣

2 深圳各個街道人口的總量，西鄉排名第一，達到了85萬左右，這在內地差不多是相當於一些中等城市的規模。這樣龐大的人口聚集，與西鄉集中存在的城中村有密切關係。城中村房屋租金不貴，再加上各種便利的生活安排，隨處可見的小賣鋪與小吃店，使西鄉的煙火氣濃鬱。它既是位於大都市的核心地帶，經濟發達、人口稠密，同時又有類似於縣城的各種接地氣的街邊生活。尤其是臨街的集市，像真理街保留着嶺南的騎樓特點，有利於顧客避雨，遮擋南方的烈日，又有利於各種店面的發展。街道沿路兩側呈弧線展開，非常具有嶺南集市的特色和風情。至於為什麼叫「真理街」，也值得尋味，做生意講究個公平，一旦形成爭執，人們希望能求個真相，講個道理，時間久了，人們就把這條街命名為「真理街」，祈求多一份公平，多一份和氣。當然，西鄉有名的街道還包括西鄉食街、舊海鮮市場、巡撫街等，商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，尤其各種小吃遍布其間，如果用「舌尖上的西鄉」來形容，恐怕也並不為過。

講西鄉的煙火氣，特別要講到北帝廟，這裏香火繚繞，人群絡繹不絕。用香火氣可能更準確，來北帝廟進香燒香的人太多了，以至於管理方特別擔心的是消防問題，小心火燭太旺引發火災。北帝廟這個在都市中的廟宇，完全沒有山郊野外的清靜，滿眼望去全是飄舞的旗幡、燃燒的燭火以及各種裝滿心願的彩條，都市的繁華使北帝廟多出些熱鬧和喜慶。北帝廟常不小心錯意到金庸小說中的南帝與北丐，其實西鄉的北帝與南帝段智興及北丐洪七公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，它指認的是水神。作為河海交匯處的西鄉，祈求最多的就是風調雨順，既能帶來五穀豐登，又能帶來平安遠航，所以水神的地位有點至高無上。

看北帝廟的神位就特別有意思，一方面它兼具多元崇拜的特點，並列放置的有北帝、有觀音，還有土地公，幾乎涵蓋了各種需求，有農耕社會的土地崇拜，也有海洋文明的平安祈禱，還有渴求人口繁衍和人丁昌盛的意思，等等。總之，需要實現什麼樣的願望的，都可以到北帝廟來求一求，包括想發財和升官的，甚至連高考的學生也要來拜一拜。北帝廟被視為無所不能，自然香火也就無所不在了。但另一方面，儘管有多個神位，居中的一定是北帝，連觀音像也只能位列一旁，這在各各地的廟宇中恐怕也是絕無僅有，可見北帝的地位非同一般。但從另一個角度講，作為鹹淡水交匯處的西鄉，水文化是沁入靈魂的，也是主流文化。通江達海的水利使西鄉獲得了巨大的人流和物流，這才使得這樣一個傳統的鄉鎮在近代崛起，並獲得了融合灣區資源的可能性。

其實，從地位上，西鄉無法與南頭比，南頭故城是寶安縣的縣衙所在地，當然也是政治、經濟、軍事中心。西鄉，顧名思義，就是南頭故城西邊的那個鄉，跟南頭故城有兩公里的路程，算是縣城的附城，也可以說是離縣城最近的次中心。從西鄉發掘的鐵仔山古墓群看，大大小小整齊規劃過的600多座古墓就表明，西鄉曾經一度是南頭故城的公共墓地，但正是得益於近代以來西鄉的開放和商業發展，得地利更準確的講是得水利，西鄉才一躍成為灣區耀眼的存在。由水運之便利到商業之發達，西鄉因此而逆襲成功。西鄉的三月三廟會，以及三十六坊可以說是空前的，也是西鄉強盛的重要標誌。



西鄉北帝「三月三」廟會圖。
寶安區西鄉街道辦供圖

善政傳佳話 書香伴成長

3 講西鄉，有兩個人物的影響非常巨大，要特別予以講述，一個是廣東巡撫王來任；一個是西鄉名商鄭綺雲。

首先講王來任，他當過清康熙時期的廣東巡撫，與真理街相連的是西鄉的巡撫街，這個巡撫街的命名就是為了紀念王來任巡撫。這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離真理街不遠有個王大中丞祠，也是紀念王來任的。清代廣東巡撫兜兜轉轉有20多位，為什麼要將王來任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，以至於要建立祠堂來紀念他呢？原因就在於他的死諫。此間的由來，還得說到康熙朝的海禁，由於鄭成功海上勢力的襲擾，清朝實現嚴厲的海禁政策，沿海數十里原住民全部撤出，雖然於海防有利，但於民生卻是一場巨大的災難。「遷民失業，餓殍蔽道，棄兒塞路」，可謂人間慘劇。王來任當巡撫之時，海上襲擾勢力已逐漸被平息，於是就門膽向皇帝冒死奏請，叩請從民生考量，撤銷海禁政策，讓老百姓復界墾殖。這就是王來任著名的《展界復產書》，而就在他上書皇上的兩年內，他就因病去世了。

講西鄉的發展，必須講到海運與貿易，而沒有復界，西鄉的繁榮就無從談起。儘管後來也有可能重回海邊生活，但如果沒有王來任冒著殺頭的危險去觸碰朝廷底線，西鄉百姓的苦難可能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。所以老百姓才會從心底裏去說王來任的好，並為他建立專門的祠堂，像祭拜祖先一樣的去祭拜這位敢擔當的巡撫大人。

還有一位要說的是名商鄭綺雲。其實鄭綺雲的名氣並不大，比他名氣大的，一是他的孫女鄭毓秀；一是他所建立的深圳地區最大的私人書齋，綺雲書室。綺雲書室的規模大到什麼程度呢，當年南山天后宮作為東南沿海最大的天后廟，還不及綺雲書室佔地面積大。鄭綺雲的祖上是不到200年前從東莞遷來西鄉的。鄭綺雲別名叫木姚，意思是姚木匠。姚木匠早期做木匠活，後來到香港從事地產行業，一夜暴富。這有點像今天粵西的高州人到深圳做建築工，然後進入地產業發了大財。暴富後的鄭綺雲，一是榮歸故里，在故鄉西鄉大興土木，建立了綺雲書室；二是關注讀書，讓子子孫孫都能讀書上進。今天的西鄉小學就是綺雲書室的地盤，而綺雲書室也成為西鄉小學管理的重要的古建築。從書室所用的木料、石料以及木雕、石雕等來看，應該是當年最好的配置，足可見鄭綺雲對讀書的重視，對故鄉的重視。而正是在鄭綺雲的倡導下，好學的家風影響所致，鄭家出了個大讀書人、大名人，這就是鄭毓秀。她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位女博士、女檢察長、法院女院長。直到今天，她的塑像還立在西鄉小學校園內，勉勵後學讀書成才，讀書報國。西鄉小學在綺雲書室所舉行的學生開蒙禮、入學禮、畢業典禮以及老師的退休禮等，都在至聖先師孔子像前敲鐘明志，而每一節專設的閱讀課，可視為這一書香傳統的生動延續。

仿照綺雲書室建造的綺雲書苑。
資料圖

王大中丞祠 資料圖